

睡衣，丝袜和其他关于奥运会的梦

Pyjamas, nylon stockings, and other Olympic dreams.

Jeroen de KLOET

1992年的夏天，我在厦门的街道上闲逛的时候，总能遇到很多穿着尼龙短袜的年轻女人。我还记得，嗯，现在我不得不带点羞耻地承认，当时我是如何取笑她们的。习惯了把荷兰标准作为最高审美标准的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丝袜子是内衣的一部分，因此它们的边缘，更准确地说，就是穿衣和裸体之间的界线，是绝对不能暴露在外的。同样，当我在中国看到穿着睡衣的人们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我脸上也会露出类似的笑容。这些事情都把我逗乐了，又弄糊涂了，但最重要的是，我的兴趣被这种“故意对抗礼俗”的、将内外混淆而且毫不在意将个人私密的衣物随便穿于大街上的行为激发了。15年多过去了，我不禁为自己曾经的自大、曾经的嘲笑感到尴尬，当时的我把自己认为理所当然、对品味的要求强加于人。我现在更愿意以另一种方法来阅读世事。他们这些在公共场合的行为，也许正是他们对所谓的全球时尚标准甚至全球化的抗拒，或者，从本质上说，是他们对公共和私人空间死板的区分与界线的一种抗拒。他们在挑战我们生活的既定秩序，也挑战令我们遵守这些规定的种种纪律 (Chew, 2003)。

显然，随着时间推移，全球标准已经操控了中国式美学。外露的丝袜边缘，现在也被时尚的中国人认为是没有品味的标志，在公共场合，睡衣也越来越少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而超现代的北京城出现了，它的外表由炫目的建筑和华丽的商场构筑而成。这么说来，举办2008奥运会，正是为了给这个城市举行一个“成人礼”，让Gucci和Prada取代丝袜和睡衣。但如果我们坚持在这里找寻外露的丝袜边缘呢？如果我们坚持把这个。“丝袜隐喻”拔高为我们对北京这个城市的质问呢？

袜子的边缘揭示和界定了什么东西应该被暴露、什么东西应该被隐藏。它让我们更为敏感地关注这个社会认可什么、不认可什么，或者还会鼓励我们用非传统的眼光去看待这个城市的象征性“边缘”，或说是私人与公共空间的交接点。奥运会开幕式以公共的方式，展现了一个最辉煌的、官方认可的新中国和新北京。透过开幕式，全世界共同目睹了古老的“四大发明”，领略了儒家数千年来所倡导的和谐，见证了中国人成功地进入太空，而李宁像武侠一般飞跃整个场馆，不仅是对地心引力进行反抗，还向世界昭示了现代中国人的本领。然而，如果我们要从中寻找开幕式中的“丝袜边缘”呢？在这个喧哗的、集体的表演中，所有被隐藏的、不值一提的东西似乎都已被抹杀，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在当中发现任何私有的东西呢？在这个群众性的、公开的媒体事件中，我们要从哪里去找那些埋藏着的欲望，那些属于个人的期待和那些没被听到的声音呢？

沿着丝袜的方法，让我们尝试用这个。“边缘理论”来看看开幕式中所呈现的、带有“酷儿”色彩的现实。看看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一个个穿着短袖的“传统”丝绸戏服，站在没有尽头的队伍当中。镜头拉近的时候，观众看到了他们那肌肉发达的手臂热烈地敲打着缶，随着衣服和手臂的

肌肉之间的界线越明显，性的张力也越加显现，隐藏与暴露之间的活力顷刻显现。此后，又一群年轻的小伙子突然从盒子中冒出来，活灵活现地展现着活字印刷术，同时组成了汉字“和”。表演最后，他们从盒里蹦出来，边笑边跳，为他们终于可以从那些负责隐藏他们的盒子中解放出来、回到开放的舞台和观众见面而感到释怀。更有趣的是，从隐私到公开，全世界也一起见证了整个欢乐的集体“出柜”过程。事实上，即使在主流话语中，奥运会也被称为一个“coming-out party”（英：出柜派对）。确实，2008年8月是一个新生的全球强国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这个仪式（奥运会开幕式）也正是随着两个男人的接头到达了高潮。雅克·罗格和刘洪几乎是手拉着手地走过红地毯到达讲坛，忽略所有列队在两旁的女人，那熊熊燃烧的奥林匹克圣火见证了他们的缘分与忠诚。

要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寻找像丝袜边缘一样的东西，意味着你要不停地细心探寻私有和公共交叉的空间和时间，和可能存在新的生存方式的缝隙，因为只有在那里，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关心才会超越他们对进步、民主和现代化的大语境的关注。也许，那些统治性的话语，还将尽其所能地去驱赶或掩盖这些叛逆的空间和时间；然而，既然像奥运会开幕式一样重要的公共演出能反映出私人侵占公共的迹象，既然“酷儿”美学和情感能动摇干净整洁以及异性恋当道的公共空间，那么，北京必能容纳更多的“暧昧地带”(sensual zones)——那些容许公共和私有互动的空间。这些尚待开拓的空间，正是对这个经验、或者说信念的最好证明：对于一个城市(和一种生活)而言，总有很多事情等待我们发现。“无论我们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始终都还有更多的可能。我们并不知道一个肉体的潜能，更不知道它可能如何生存。满足(我已经达到了)也好，绝望(我已经无路可走了)也罢，都是被误导了的思想，因为你一旦这么想，便是认为现状即事实。然而，其实，更多的可能性永远存在着。”(May, 2005, 172)。

北京是一个充满。暧昧地带。的城市，在这些地带里面，永远有更多的可能，永远有更多的意思，里和外也永远没有明确的界限，就像那些丝袜子的边缘一样。

Bibliography

Matthew Chew, "The Dual Consequences of Cultural Localization: How Exposed Short Stockings Subvert and Sustain Global Cultural Hierarchy" in *Positions*, 11.2, 2003, pp. 479-509.

Todd May, *Gilles Deleuze: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To reference this article

Jeroen de Kloet, "Pyjamas, nylon stockings, and other Olympic dreams.", *EspacesTemps.net*, Mensuelles, 04.05.2009

<http://espacestemp.net/document7734.html>